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浙江圖書館

得力 No.6230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三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六十三

己酉年七月
至十二月

高宗四

建炎三年秋七月辛巳苗傅劉正彥伏誅 癸未范

瓊自洪州入朝以瓊為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

甲申詔以苗劉之變當軸大臣不能身衛社稷朱勝

非顏岐並落職張澂衡州居住 丁亥皇太子粵卒

太子從幸建康屬疾宮人蹴地上金鑪有聲驚悸疾

轉劇以致不起初張浚以粵嘗奸帝位建議去之至

勝非亦微有功雖不得比臣好
問然亦當原情

孺子何罪

是竟連其乳母置死。戊子鄭穀卒，穀字致剛，建州人。政和八年進士，積官僉樞，執政甫百日而卒。帝甚悼之。己丑，以王綯參知政事，周望同僉書樞密院事。辛卯，改杭州爲臨安府。初，呂頤浩與張浚定幸武昌之議，及浚行，頤浩以爲道遠饋餉難繼，乃變前論。會滕康、張守、陳武昌有十害不可往，帝從之。將定都杭州，升爲臨安。壬辰，范瓊伏誅。初，汴京破，二帝及宗室北遷，多瓊之謀。又乘時剽掠，左右張邦昌爲之從衛，至是自洪州入朝，悖慢無禮，且乞貸苗。劉等死，帝畏其威，以爲御營司提舉，一行事務。張浚將赴

快心

崔縱使金

川陝與樞密檢詳文字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俊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甲而來因召瓊俊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爲設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取黃紙趨前舉以麾瓊曰瓊下有敕可詣大理寺置對瓊愕不知所爲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衛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衆數瓊在圍城中附金迫二帝北狩之罪且曰誅止瓊爾汝等固天子自將之軍也衆皆投刃曰諾有旨分隸御營五軍瓊下獄具伏賜死子弟皆流嶺南丁酉遣工部尚書崔縱使金通問二帝初帝將遣使通問廷臣以

前使者相繼受繫莫肯往縱毅然請行比至金首以大義責金人請還二帝又三遺之書金人怒徙之窮荒縱不少屈竟死之縱字元矩撫州臨川人洪皓同年進士 庚子張浚發建康壬寅命李昫滕康權知三省樞密院事扈從隆祐太后如洪州又命四廂都指揮使楊惟忠將兵萬人以衛過落星寺暴風覆舟宮人溺死者無數惟后舟無虞 以杜充同知樞密院事初充留守東京以糧絕歸行在遂有是命充將發汴岳飛諫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充不聽遂與俱

充并信地逃歸反以執政受之
惟肯死守

歸朝廷命郭仲荀程昌寓相繼代充然留守司亦名
存而已 乙巳詔江西閩廣荆湖諸路團教峒丁槍
杖手勞費民財供餉不貲往往散爲盜賊 山東盜
郭仲威掠淮陽軍仲威本李成之黨成先往泗上仲
威乃引兵圍淮陽凡四月城陷仲威入城大掠取強
壯以充軍 廣州教授林勲上本政書十三篇言國
朝兵農之政率因唐末之故今農貧而多失職兵驕
而不可用是以饑民竄卒類爲盜賊宜假古井田之
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
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爲隸農以耕田之

美者而雜紐錢穀以爲十一之稅宋二稅之數視唐
增至七倍今本政之制每十六夫爲一井提封百里
爲三千四百井率稅米五萬一千斛錢萬二千緡每
井賦二兵馬一匹率爲兵六千四百人馬三千四百
匹歲取五之一以爲上番之額以給征役無事則又
分爲四番以直官衛以給守衛是民凡三十五年而
役使一遍也悉上則歲食米萬九千餘斛錢三千六
百餘緡無事則減四分之三皆以一同之租稅供之
匹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百里之縣歲收絹四千餘
疋綿三千四百斤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所收視

絹綿率倍之行之十年則民之口筭官之酒酤與凡
茶鹽香礬之推皆可弛以予民其說甚備書奏以勲
爲桂州節度掌書記其後勲又獻比較書二篇大略
謂桂州地東西六百里南北五百里以古尺計之爲
方百里之國四十當墾田二百二十五萬二千八百
頃有田夫二百四萬八千出米二十四萬八千斛祿
卿大夫以下四千人祿兵三十萬人今桂州墾田約
萬四十二頃丁二十一萬六千六百一十五稅錢萬
五千餘緡苗米五萬二百斛有奇州縣官不滿百員
官兵五千一百人蓋土地荒蕪而遊手末作之人衆

是以地利多遺財用不足皆本政不脩之故其後朱熹甚愛其書陳亮亦曰此書考古驗今思慮周密世之爲井田之學者無以加矣 八月己酉移浙西安

撫司于鎮江府 庚戌李昉罷壬子以劉珪權知三

省樞密院事甲寅王庶罷以王似爲陝西節制使

己未太后發建康 丁卯聞金人南侵而洪皓崔縱

未復帝求可使緩師者乃遣京東轉運判官杜時亮

及脩武郎宋汝爲使金軍以請和致書于粘沒喝曰

古之有國家而迫于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

守則無人以奔則無地所以認認然惟冀閣下之見

杜時亮
宋汝爲
使金

可醜極矣

哀而已故前者連奉書願削去舊號是天地之間皆
大金之國而尊無二上亦何必勞師遠涉而後爲快
哉又命呂頤浩遺書劉豫俾諭此意 閏月己丑以
呂頤浩杜充爲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庚寅起
居邸胡寅上疏曰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
命出師河北二帝旣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
乃亟居尊位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宮闕展省陵寢偷
安歲月畧無扞禦及虜騎乘虛匹馬南渡一向畏縮
惟務遠逃軍民怨咨恐非自全之計也因進士策一
罷和議而脩戰畧二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三務

實效去虛文四大起天下之兵以自強五都荆襄以
定根本六選宗室之賢才封建任使之七存紀綱以
立國體書凡數千言呂願浩惡其切直罷之于外

辛卯帝召諸將議駐蹕之地張俊辛企宗請自鄂岳
幸長沙韓世忠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
更有何地呂願浩曰金人之謀以陛下所至為邊面
今當且戰且避奉陛下於萬全之地臣願留常潤死
守帝曰朕左右不可無相乃以杜充兼江淮宣撫使
守建康王瓌隸之韓世忠為浙西制置使守鎮江劉
光世為江東宣撫使守太平池州並受充節制丁

以充守建康豈理其善哉耶

凌唐佐死節

酉太后至洪州 壬寅帝發建康將如臨安考功員
外郎樓炤上疏言今日之計當思古人量力之言察
兵家知己之計力可以保淮南則以淮南為屏蔽權
都建康漸圖恢復力未可以保淮南則因長江為險
阻權都吳會以養國力於是帝一意還臨安不復議
防淮矣甲辰次鎮江賜陳東家金悔亦何反九月丙午朔日
食謀報金人治舟師將由海道窺浙遣韓世忠控守
圖山福山 辛亥次平江府 壬子金人陷單州興
仁府遂陷南京守臣凌唐佐被執劉豫因使為守唐
佐與宋汝為密疏其虛實以蠟書告于朝事泄豫併

其家捕之唐佐見豫責以大義豫怒殺之境上 癸
丑以周望爲兩浙荆湖宣撫使總兵守平江以張守
同僉書樞密院事時杜充嚴急劉光世不樂屬充會
朝議以隆祐太后在豫章恐有震驚乃命光世移屯
江州捍衛之 丙辰遣直龍圖閣張邵使金武臣楊
憲副之邵至濰州接伴使置酒張樂邵曰二帝北遷
邵爲臣子所不忍聽請止樂至于三四聞者泣下見
左監軍撻懶命邵拜邵曰監軍與邵爲南北朝從臣
無相拜禮且以書抵之曰兵不在強弱在曲直宣和
以來我非無兵也帥臣初開邊隙謀臣復起兵端是

張邵
楊憲使金

李邈死節

以大國能勝之厥後僞楚僭立羣盜蠡起曾幾何時
電掃無餘是天意人心未厭宋也今大國復裂地以
封劉豫窮兵不已曲有在矣撻懶怒取國書去執邵
送密州囚于柞山砦 甲戌金帥婁宿犯長安金下
令禁民漢服又令髡髮不如式者殺之李邈故爲真
定帥被執三年金人欲使知滄州邈笑不答及髡髮
令下邈憤詆之虜撻擊其口猶叱血噴之遂遇害邈
將死顏色不變南向拜訖就死燕人爲之流涕邈字
彥思清江人以蔭入官方其在真定時雖措置無策
至是亦可嘉尚云 冬十月癸未帝至臨安留七日

時兀朮分兵南寇一自滁和入江東一自蘄黃入江
西帝遂如越州庚寅渡浙江郭仲威詣周望降望以
仲威爲本司統制辛卯李成掠淮北陷泗州殺知
州耿堅據其城帝降詔撫諭之命成知泗州成復陷
滁州守臣向子伋及諸官屬皆被殺壬辰帝至越
州戊戌張浚治兵于興元以圖中原浚上䟽言漢中
實形勝之地前控六路之師後據兩川之粟左通荆
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號令中原必基于此謹積粟
理財以待巡幸時金兀朮遣當海先取壽春而自以
兵繼之掠光州擊破張用軍庚子犯黃州守臣趙令

趙令歲死節

歲以內艱已還在道聞變乃復疾趨入城守禦金人
力攻城陷欲降之令歲大罵不屈而死令歲宗室燕
懿王之玄孫也 辛丑張浚以趙開爲隨軍轉運使
專總四川財賦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錙銖不可
加獨推貨尚存贏餘而貪滑認爲已有共相隱匿惟
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銳意興復
委任不疑於是大變酒法即舊撲買坊場所置隔釀
設官主之麴與釀具官悉自買聽釀戶各以米赴官
自釀斛輸錢三十頭子錢二十二其釀之多寡惟錢
是視不限數也又於秦州置錢引務興州鼓鑄銅錢

官賣銀絹聽民以錢引或銅錢買之凡民錢當入官者並聽用引折納官支出亦如之民以爲便時浚荷重寄旬犒月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辦于開開悉智慮於食貨筭無遺策雖支費不可計而貲財常有餘金人發黃州逼江州劉光世日置酒燕會金兵渡江凡三日好將尚未之知及薄城下遂引兵遁趨南康知江州韓榘棄城走金人入城殺掠遂由大冶縣趨洪州是月京西賊劉滿陷信陽軍殺守臣趙士負盜入宿州殺通判盛脩已十一月乙巳朔金人犯廬州守臣李會以城降王善叛降金戊申兀朮犯

和州守臣李儔以城降通判唐璟死之是日長至詔
曰禦敵者莫如自治動民者當以至誠朕自纘不圖
即懼多故昧綏懷之遠畧貽播越之深憂雖眷我中
原漢祚必期於再復而迫於強敵商人幾至於五遷
茲緣仗衛之行无歷江山之阻老弱扶攜於道路飢
疲蒙犯於風霜經從或苦於繹騷程頓不無於煩費
所幸天人協相川陸無虞倣治古之時巡旋即奧區
而安處言念連年之紛擾坐令率土之流離鄉閭遭
焚劫之裁財力困供輸之役肆夙宵而軫慮如氷炭
之交懷嗟汝何辜由吾不德故每畏天而警戒誓專

克已以焦勞欲睦隣休戰則卑辭屈禮以請和欲省
費恤民則貶食損衣而從儉苟可坐銷於氛稜殆將
無愛於髮膚然邊陲歲駭而師徒不免於屢興餽餉
日滋而征斂未遑於全復惟八世祖宗之澤豈汝能
忘顧一時社稷之憂非予獲已少候寇攘之息首圖
蠲省之宜况昨來蒙蔽之俗成致今日凌夷之禍亟
雖朕意日求於民瘼而人情終壅於上聞主威非特
於萬鈞堂下自遙於千里旣真僞有難憑之患則遐
邇嚙無告之冤已敕輔臣相與虛懷而聽納亦令在
位各須忘勢以咨詢直言者勿遣危疑忠告者靡拘

微隱所期爾衆或體朕懷尚慮四民興失職之嗟百
姓有奪時之怨科須苛急人心難俟於小康犴獄蕃
滋邦法有稽於末減乃用迎長之節特頒在宥之恩
於戲王者宅中夫豈甘心於遠狩皇天助順其將悔
禍於交侵唯我二三之臣與夫億兆之衆亟攘外侮
協濟中興 己酉張浚出行關陝 兀术陷無爲軍
守臣李知幾棄城走 壬子滕康劉珏奉太后將趨
虔州江西制置使王子獻棄洪州走 丁巳金人陷
臨江戊午陷洪州撫袁二州守臣王仲山王仲巖皆
降庚申金人陷真州辛酉太后至吉州壬戌金人陷

溧水縣尉潘振死之癸亥金人陷太平州甲子杜充始遣都統制陳淬岳飛等及金人戰于馬家渡王瓌先遁淬獨與戰勢窮力盡死之時太后至吉州方五日金人追之急后乘舟夜行乙丑至太和縣舟人景信反楊惟忠兵潰失宮人一百六十滕康劉珏皆遁兵衛不滿百遂自萬安登陸后及潘貴妃以農夫肩輿而行至虔州府庫皆空衛兵所給惟得沙錢市買不售與百姓交鬪縱火四掠鄉兵首領陳新率衆圍城楊惟忠部將胡友自外引兵破新于城下后稍安金兵至廬陵太守楊淵棄城走時胡銓爲舉子居

薊城團結丁壯以保閭井乃自領民兵入城固守市中惡少乘間欲攘亂斬數人乃定張榜責楊淵棄城之罪淵懼自歸太后太后降敕諭銓事定太守來疑舉子有他志不敢入城銓曰吾保鄉井耳豈有他哉即散遣民兵徒步歸薊城丁卯詔曰國家遭金人侵逼無歲無兵朕纂承以來深軫念慮謂父兄在難而吾民未撫不欲使之陷于鋒鏑故包羞忍耻爲退避之謀冀其逞志而歸稍得休息自南京移淮甸自淮甸移建康而會稽播遷之遠極于海隅卑詞厚禮使介相望以至願去尊稱甘心賤屈請用正朔比於

藩臣遣使哀祈無不曲盡假使金石無情亦當少動
累年卑屈卒未見從生民嗷嗷何時寧息今諸路之
兵聚於江浙之間朕不憚親行據其要害如金人尚
容朕爲汝兵民之主則朕於事大之體敢有不恭或
必用兵窺我行在傾我宗社塗炭生靈竭取東南金
帛子女則朕亦何愛一身不臨行陣以踐前言以保
羣生朕已取十一月二十五日移蹕前去浙西爲迎
敵計惟我將士人民念國家涵養之恩二聖拘縻之
辱悼殺戮殘焚之禍與其束手待斃曷若并計合謀
同心戮力奮勵而行以存國家是日金人陷吉州又

陷六安軍已巳帝發越州次錢清鎮將如浙西迎敵
親征百司有至曹娥江者有至錢清鎮者侍御史趙
鼎力諫以爲衆寡不敵不若爲避狄之計庚午遂復
召百司回越州以周望同知樞密院事仍兼兩浙
宣撫使守平江郭仲荀爲副使守越州張俊爲浙東
制置使以范宗尹叅知政事趙鼎爲御史中丞二
人皆嘗建議避狄故遂用之鼎上言經營中原當自
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荆襄始吳
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荆襄左顧川陝右控
湖湘而下瞰京洛三國所必爭宜以公安爲行闕而

屯重兵于襄陽連江浙之粟以資川陝之兵經營大業計無出此范宗尹薦季陵才命知臨安府復爲中書舍人陵入對言事有可深慮者四而可恃者一大駕未有駐驛之地賢人皆無經世之心兵柄分而將不和政權去而主益弱所恃以僅存者人心未厭而已前年議渡江人以爲可朝廷以爲不可故諱言南渡而降詔回鑾去年議幸蜀人以爲不可朝廷以爲可故弛備江淮經營關陝以今觀之孰得孰失維揚之變朝廷不及知而功歸宦寺錢塘之變朝廷不能救而功歸將帥是致此曹有輕朝士之心黃潛善好

自用不能用人。呂頤浩知使能不知任賢。自張慤許景衡飲恨而死。凡知幾自重者。往往眷懷退縮。今天下不可謂無兵。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各招亡命。以張軍勢各効小勞。以報主恩。然勝不相遜。敗不相救。大敵一至。人自爲謀耳。周望在浙西。人能言之。張浚在陝右。無敢言者。夫軍事恐失機會。便宜可也。乃若自降詔書。得無竊命之嫌。邪。官吏責以辦事。便宜可也。乃若安置從臣。得無忌器之嫌。邪。以至賜姓氏。改制額。此皆傷於太專。臣恐自陝以西。不知有陛下矣。惟祖宗德澤在人心。未忘所望。以中興者此耳。陛下宜

有以結之。今欲薄歛以裕民財，而用度方闕，輕徭以紓民力，而師旅方興，罪已之詔屢降，憂民之言屢聞。丁寧切至，終莫之信。臣謂動民以行，不以言。陛下爵當賢，祿當功，刑當罪，施設注措無不當理。天下不心服者，未之有也。辛未，兀朮渡江，入建康。杜充叛降金，恃江浙倚重於充，日事誅殺，且無制敵之方。及兀朮與李成合兵攻烏江，充閉門不出，統制岳飛泣諫，請視師，充不從。兀朮遂乘充無備，進兵陷和州，無爲軍。馬家渡渡江，陷太平。長驅至建康，充渡江遁真州。諸將怨充嚴刻，欲乘其敗害之。充聞不敢入營。

楊邦乂死節

居長蘆寺兀术遣人說之曰若降當封以中原如張
邦昌故事充遂還建康與守臣陳邦光戶部尚書李
稅率官屬迎金師拜兀术於馬首通判楊邦乂獨不
肯屈膝以血大書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爲他邦臣
兀术使人誘以官終不屈大罵求死遂殺之邦乂字
晞稷吉水人博通古今以舍選登進士第每以節義
自許死之日年四十四事聞贈直秘閣謚忠襄賜廟
褒忠 癸酉帝聞杜充敗謂呂頤浩曰事迫矣若何
頤浩遂進航海之策其言曰敵兵多騎必不能乘舟
襲我江浙地熱必不能久留俟其退去復還二浙彼

出我入彼入我出此兵家之奇也帝然之遂如明州
甲戌韓世忠自鎮江退守江陰是月知徐州趙立
聞詔諸路以兵勤王乃將兵三萬趨行在杜充承制
以立知楚州金人聞立棄徐州將赴楚州乃以兵邀
于淮陰立麾下勸立不如還保徐州立奮怒嚼其齒
曰回顧者斬於是率衆徑進與金人遇轉戰四十里
至楚州城下立中箭貫兩頰口不能言以手指揮諸
軍憇歇定方拔箭出之議者謂自燕山之役南北戰
爭未有如此之鏖戰者淮盜劉忠初聚兵于東京
自蘄轉入湖南遂陷舒州通判孫知微死之京西制

置使程千秋軍襄招降劇盜曹端桑仲未幾疑仲有
異命端圖之端及千秋所部俱爲仲所敗千秋棄城
自金州入蜀仲遂據襄陽京西城郭皆爲仲有十
二月丙子帝至明州丁丑江淮宣撫司將戚方擁衆
叛犯鎮江府殺守臣胡唐老辛巳金人攻常州守
臣周杞遣赤心隊官劉晏擊之迎岳飛移屯宜興盜
郭吉聞飛來遁入湖飛遣王貴傳慶追破之又遣辯
士馬臯林聚盡降其衆有張威武者不從飛單騎入
其營斬之時兀朮將趨杭州遂攻廣德軍飛聞之要
擊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駐軍鐘村將

士無糧忍饑不敢擾民會金復遣兵攻常州飛復追至四戰皆捷於是廣德無援金人殺守臣周烈壬午定議航海避兵甲申張浚承制拜曲端爲威武大將軍宣撫處置司都統制初曲端欲斬王庶朝廷疑其叛浚以百口保之且與敵屢角欲仗其威聲遂有是拜軍士悅服浚又辟劉子羽叅議軍事子羽薦涇原都監吳玠及弟璘之才勇浚以玠統制璘掌帳前親兵乙酉兀朮自廣德過獨松關見無戍者謂其下曰南朝若以羸兵數百守此吾豈能遽度哉遂犯臨安守臣康允之棄城走錢塘縣令朱蹕率弓手土

軍前路拒戰兩中流矢猶奮勇而進力竭死之蹕湖
州安吉人 兀术聞帝在明州遣阿里蒲盧渾帥精
騎渡浙追之已丑帝乘樓船次定海縣留范宗尹趙
鼎于明州以候金使又謂張俊曰若能扞敵成功當
加王爵呂頤浩奏令從官以下各從便去帝曰士大
夫當知義理豈可不扈從若然則朕所至乃同寇盜
耳於是郎官以下多從衛癸巳帝舟次昌國 乙未
杜彥犯潭州殺通判孟彥卿趙民彥金人屠洪州
戊戌金人犯越州安撫使李鄴以城降金人琶八守
之衛士唐琦袖石伏道旁伺其出擊之不中被執琶

八詰之琦曰欲碎爾首我即死爲趙氏鬼耳琶八曰
使人人如此趙氏豈至是哉又問李鄴爲帥尚以城
降汝何人敢爾琦曰鄴爲臣不忠吾恨不得手刃之
尚言及斯人邪仍顧鄴曰我月給石米不肯背其主
汝享國厚恩乃若此豈人類哉詎罵不少屈琶八趣
殺之至死不絕口 庚子帝移次温台癸卯黃潛善
死于英州 李成自滁州引兵之淮西 是年凡天
下官田令民依鄉例自陳輸租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三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四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六十四

庚戌一年

高宗五

建炎四年

金天會八年

春正月甲辰帝舟居于海乙巳金

人犯明州張俊及守臣劉洪道擊却之 丙午帝次

台州章安鎮庚戌金人再犯明州張俊引兵去丁巳

婁宿陷陝州李彥仙死之彥仙在陝蒐軍實增陴濬

隍益為戰守備遣統領邵興復虢州金將烏魯來攻

彥仙敗之婁宿聞之自蒲解率兵大至彥仙又大敗

爾時端當以達第制斬矣

之婁宿僅以身免彦仙度金人必併力來攻即遣人
求兵于張浚已而婁宿果率折可求等衆十萬來分
其軍爲十以正月旦爲始日輪一軍攻城期以三旬
必拔彦仙意氣如常數出與戰旣而食盡告急于浚
浚檄曲端以涇原兵援之端素嫉彦仙不奉命浚曰
金若下陝則全據大河且窺蜀矣乃出師至長安道
阻不得進彦仙日與金戰婁宿竒其才誘啗百端彦
仙悉斬其使力盡城陷彦仙投河死其屬官居民無
一人降者皆哭李觀察不絕口婁宿怒盡屠之彦仙
字少嚴寧州彭原人初名孝忠靖康初李綱宣撫兩

河上書言綱不知兵恐誤國書聞下有司追捕乃亡
去易名彥仙既出效用在陝再踰年大小二百戰未
嘗敗衄至是力竭無援以身殉國 己未金人陷明
州夜大雨震電乘勝破定海昌國以舟師來襲御舟
追三百餘里弗及提領海舟張公裕引外舶擊却之
金人引還辛酉帝發章安甲子泊温州港口戊辰滕
康劉珏罷御史張延壽論其不能憂國任事使太后
涉險爲敵人追迫故也 金以韓企先爲尚書左僕
射兼侍中時金方議禮制度企先博通經史知前代
故事或因或革咸聽折衷 二月甲戌朔河北盜酈

瓊降于劉光世瓊相州人初隸宗澤澤死調戍滑州
金人入寇戍軍亂殺其統制推瓊爲主瓊因誘衆勤
王行收兵北渡淮有衆萬餘至和州爲金當海所敗
遂率衆降于光世詔以爲楚州安撫使 乙亥以盧
益李回權知三省樞密院事 金旣破江西諸郡乃
引兵犯湖南遂陷潭州將吏王暎劉玠趙聿之戰死
向子諲率兵奪門而出金兵遂大掠屠其城而去
丙子金兀朮引兵北還至臨安縱火焚掠以輜重不
可遵陸取道秀州而北丁亥金人入東京權留守上
官悟出奔爲盜所殺自是四京皆沒于金 庚寅帝

次温州時諸將無功翰林學士汪藻上奏曰竊惟金人爲中國患雖已五年而自陛下即位以來祖宗土宇日蹙一日生靈塗炭歲甚一歲臣嘗稽之載籍自古夷狄強盛固有之矣未聞有如今日之肆中國凌夷固有之矣未聞有如今日之亟雖至微弱之邦至衰闇之主敵人臨境猶能使其國人勉強一戰未聞以堂堂中國之大州縣所存者太半陛下英明之資勵精求治無失德於天下而犬羊長驅去巢穴萬有餘里如入無人之境至山東則破山東至淮南則破淮南至江浙則破江浙嘻笑而來飽滿而去坐令原

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宗社不絕如綫以萬乘之尊至於乘桴入海俛俛然未知稅駕之所其所以至此者何哉將帥不得其人而陛下所以馭將帥者未得其術也今陛下之所謂將帥者誰乎臣知之矣不過曰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王瓌之徒是也論其官則膺節鉞之除兼兩鎮之重視執政之班有韓琦文彥博所不敢當者其寵可謂極矣論其家則金帛充盈所衣者錦衣所食者玉食奢豪無所不至雖輿臺厮養皆得以功賞補官至一軍之中使臣反多卒伍反少其志可謂驕矣平時飛揚跋扈不循朝廷法度

所至焚掠驅虜甚於夷狄者陛下不得而聞也擁重
兵居間處邀犒設錫賚者陛下不得而格也然天下
之人猶以陛下寬之至此者防秋之時責其死力耳
及敵人之來是數人者曾不能爲陛下施鏃矢之勞
獨張俊明州僅能少抗若更堅守數日待虜再來乘
其機會極力勦除虜必終身懲創不敢復南此則俊
忠於陛下也其利害豈直爲今日計哉柰何敵未退
數里間遽狼狽引軍而行其引軍而行也雖三尺童
子知其不可以爲虜性強懷不嬰其鋒猶懼屠戮况
以致怨而去旣不增兵益戍反旋軍空城以挑之是

前日至小之捷乃莫大之禍也未幾果殘明州無噍類是殺明州一城生靈而陛下再有舘頭之行者張俊使之也臣聞痛念自秋以來陛下爲宗社大計懼敵人之侵宵旰勞焦未嘗頃刻少安以建康京口九江皆要害之地當宿重兵故以杜克守建康韓世忠守京口劉光世守九江而以王瓌隸杜克其措置非不盡善也若虜騎渡江杜克韓世忠王瓌并力扼其前劉光世掩其後可使奔北之不暇而世忠八九月間已掃鎮江所儲之貲盡裝海舶焚其城郭爲逃遁之計其比肩諸將聞朝廷欲倚世忠爲杜克之援者

無不竊笑是世忠初無爲陛下拒敵之心也洎杜克
力戰于前世忠王瓌卒不爲用劉光世亦偃然坐視
不出一兵方與韓柎朝夕飲宴賊至數十里間不知
則朝廷失建康虜犯兩浙乘輿震驚者韓世忠王瓌
使之也使豫章太母播越六宮流離者劉光世使之
也嗚呼諸將已負國家罪惡如此謂須少畏陛下之
威憚臺諫之言日夜惶恐席藁負鎖請罪有司謝數
州生靈之死亦知尚有朝廷之法而張俊方且以萬
人殺獲數十人之功冒朝廷不貲之賞自明引軍至
溫道路雞犬爲之一空居民聞來奔逃山谷數百里

間寂無人煙韓世忠逗留秀州放軍四掠浙西爲之
騷然至執縛縣宰以取錢糧平江府自城而外無不
被害周望僅能守其城中而已雖陛下親御宸翰召
之三四而不來元夕取民間子女張燈高會君父冒
不測之險而不恤也王燮自信州入閩所過州縣邀
索動以千計公然移文曰無使枉害生靈其意果安
在哉方國家危急之時所恃者諸將而諸將所爲如
此不知何以立國臣竊憤之此事人皆知之而無爲
陛下言者豈以爲不急之務哉以天步艱難正藉此
曹爲重而不敢言耳然臣竊有懼焉臣聞王者所以

得天下者以得民也得民者以得其心也茲者陛下
南巡可謂播遷之極矣而百姓尊君親上之志略不
少衰豈非祖宗德澤結人之深而恃陛下爲之主邪
所謂爲民主者平日取民財力以養兵緩急之時排
難解紛而使民安業矣今諸將聞敵人之來則望風
遁逃反汲汲內相攻殘以爲民害車駕所過一路則
一路懼其裁所過一州一縣則一州一縣懼其裁今
江淮兩浙已如此矣萬一幸湖湘幸蜀則虜人侵其
前而無人以拒官軍殘其後而無法以繩是復害江
淮兩浙無疑矣古者天子所臨曰幸言所過人以爲

幸也。豈今日之謂哉？臣恐人心一離而陛下無所恃也。持此將安歸乎？臣又聞張俊離明之時，士卒頗有願留擊賊者。俊聲言陛下召之，臣知其說矣。陛下諸將皆本無鬪志，方無事時，例先取赴行在，指揮以備警急。警急則引去，曰：「朝廷召我矣。」其實自欲遁而又假上詔令以欺其欲戰之人，使歸非於上及用事之臣，此尤可罪。臣比至黃巖，聞陛下使李捧屯兵縣中，降旨麾云：「候金人至台州，則前來温州。」是諸將旣欲遁而陛下又令之使遁也。夫士驅之使鬪，猶懼不前，况令人使遁邪？然則敵人長驅無所忌憚者，適其宜。

耳何足怪哉臣竊觀今日諸將在古法皆當誅然不可盡誅也唯王瓌本隸杜充充敗于前而瓌不救此不可赦當先斬瓌以令天下其他以次重行貶降使以功贖過如張俊之軍獨可賞其有功將士耳所以移軍趣遁者俊也罪亦何逃如此庶幾國威少振昔周世宗承五代之衰將士習爲驕惰河東之敗一日斬大將樊愛能等三十餘人然後東征西討無不如志白起於秦可謂有功矣一不受命賜死杜郵郭元振唐之勲臣也明皇怒軍容不整坐之纛下蓋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是數君者其知之矣何

則人之欲無窮。恩有時而既，惟吾威足以制之。然後恤焉，足以爲恩。况此曹平時厭飫於擄掠之貲矣，用幾何錫賚而能滿其意哉？如有賞而無刑，是姑息之政耳。自古有能以姑息而成功者乎？且漢高祖之興，所將者韓信、黥布、彭越也。以今諸將之材視之，何如哉？所就者布衣而取天下也。以今諸將之功視之，何如哉？然高祖於是數人者，欲王則王之，欲誅則誅之，曾不能少貸。此其所以爲高祖也。故韓信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豈非將將者人主之職邪？今陛下當以將將爲職，熟視諸將，悍驕如此，而無以治之，異

時張俊集西兵而來則又靡靡相效成風矣不知生靈何時息肩國家何時興復以臣觀之今日之兵今日之將玩習至此陛下已不得而用已不得而制矣非特無以責其至誠徇國所至人心震恐動有意外之憂有之不如無之臣愚以爲虜退之後正朝廷大明賞罰再立紀綱新人耳目之時莫若擇有威望大臣一人盡護諸將雖陛下親軍亦聽其節制稍稍以法裁之凡軍輒敢擅移屯以護駕爲名者主將將佐僚屬並論如法仍使於偏裨擇人材可用者間付以方面之權待其有功加以爵秩陰爲諸將之代以天

下之大豈無數人將帥之材哉特爲諸將所抑而不得伸耳若陛下馭諸將如臣所陳則虜或盡數過江或於建康杭越等州留兵占據守亦有功戰亦有功車駕回臨安或平江徐議所向留江浙亦可幸湖湘亦可如其不然雖大臣忠貫白日謀臣如雨言利之臣能使錢流地上何益於事哉譬禦飢者當用食捨食之外皆非所急也。已疾者當用醫捨醫之外皆非所急也。今日所急在於馭兵馭將。其他皆非先務。惟陛下與大臣熟議斷而行之。辛卯金人陷秀州。

甲午鼎州民鍾相作亂金人去潭州羣盜大起相率

以左道惑衆因結集忠義以捍賊爲名自稱楚王改
元天載寇澧州陷之 乙未杜克罷丙申以金兵退
肆赦 李成入舒州 金游騎至平江周望奔太湖
守臣湯東野棄城遁兀术入城縱火焚掠死者五十
萬人得脫者十之一二 三月壬子金人入常州守
臣周杞棄城去甲寅帝謂輔臣曰隆祐太后朕初不
識自迎至南京愛朕不啻己出今國家多難越在數
千里外兵馬驚擾朕何以堪當亟奉迎以慰朕懷遂
遣盧益及辛企宗潘耒思等如虔州 丁巳金人至
鎮江初韓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

駐海口欲俟兀術師還擊之及兀術由秀州趨平江世忠事不就遂移師鎮江以待之先以八千人屯焦山寺兀術欲濟江乃遣使通問且約戰期世忠許之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覘我虛實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廟下岸側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以合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騎趨廟廟兵先鼓而出獲兩騎其三騎則振策以馳馳者一人紅袍玉帶旣墜復跳而免詰諸獲者則兀術也旣而接戰江中凡數十合世忠妻梁氏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俘獲甚衆

擒兀朮之婿龍虎大王兀朮懼請盡歸所掠以假道
世忠不許復益以名馬又不許遂自鎮江泝流西上
兀朮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艨艟大艦
出金師前後數里擊柝之聲達旦將至黃天蕩兀朮
窘甚或曰老鸛河故道今雖湮塞若鑿之可通秦淮
兀朮從之一夕渠成凡五十里遂趨建康岳飛設伏
牛頭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中擾之金兵驚
自相攻擊兀朮次龍灣飛以騎兵三百步兵三千邀
擊于新城大破之兀朮奔竄飛奏建康為要害之地
宜選兵固守仍益兵守淮拱護腹心帝嘉納之兀

水引還欲北渡韓世忠與之相持於黃天蕩太一軍
江北兀術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豫以鐵
纜貫大鉤授健者明旦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角爲
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縋則曳一舟沉之兀術窮蹙求
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
相全兀術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而言不遜世忠引弓
欲射之兀術亟馳去見海舟乘風使篷往來如飛謂
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柰何乃募人獻破海舟之
策於是閩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
船板以櫂槳俟風息則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且以

火箭射其箬篷則不攻自破矣兀术然之刑白馬以祭天及天霽風止兀术以小舟出江世忠絕流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兀术令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煙燄蔽天師遂大潰焚溺死者不可勝數世忠僅以身免奔還鎮江兀术遂濟江屯於六合縣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术十萬之衆凡四十八日而敗然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辛酉御舟發温州前軍將楊勅叛戊辰孔彥舟獲鍾相及其子子昂檻送行在誅之其黨楊太復聚衆于龍陽己巳戚方陷廣德軍夏四月癸酉以江西州縣兵盜殘破蠲民夏稅戊

寅金婁宿旣陷陝州遂長驅入潼關曲端遣吳玠拒于彭原而擁兵邠州爲援金人來攻玠擊敗之撒離喝懼而泣婁宿整軍復戰玠軍敗績部將楊晟死之端退屯涇原金乘勝焚邠州玠怨端不爲援大詬之由是二人有隙玠以端全軍退去且入夏遂復還河東 癸未帝還越州初金人退帝自溫將西還召羣臣議駐蹕之所呂頤浩曰將來宜駐浙右徐圖入蜀范宗尹曰若便入蜀恐兩失之據江表面圖關陝則兩得之帝曰善至是遂駐越州尋升越州爲紹興府初御營使本以行幸總齊軍政而宰相兼領之遂專

兵柄樞府幾無所預呂頤浩在位尤顥恣中丞趙鼎嘗疏論之及聞韓世忠敗金人頤浩請帝幸浙西下詔親征帝將從之趙鼎以爲不可輕舉頤浩惡鼎異已改鼎翰林學士鼎不拜改吏部尚書又不拜乃上言陛下有聽納之誠而宰相陳拒諫之說陛下有眷待臺臣之意而宰相挾挫沮言官之權堅卧不出上疏論頤浩過失凡千餘言頤浩因求去詔以頤浩倡義勤王宜從優禮乃罷爲鎮南軍節度使醴泉觀使而復命鼎爲中丞諭之曰朕每聞前朝忠諫之臣恨不之識今於卿等見之 戊戌賑明州被兵民家

已亥以張俊爲浙西江東制置使金人犯江西者聞兀術北還亦自荆門引去留守司統制牛皐潛軍邀擊敗之于寶豐之宋村 五月甲辰以范宗尹爲尚書右僕射兼御營使壬子金人在建康者聞兀術渡江而北大肆焚掠執李稅陳邦光等自靜安渡宣化而去稅道死邦光歸于劉豫岳飛邀擊金人于靜安鎮大敗之初杜充之敗也其將士多行剽掠獨飛嚴戢所部不擾居民士夫避寇者多賴以免 以張守叅知政事趙鼎僉書樞密院事 乙卯王綯罷 癸亥詔中原淮南流寓士人聽所在州郡附試 乙丑

以翟興等爲京湖淮南諸路鎮撫使分地處之時京
東西荆湖南北淮南諸路盜賊蠡起大者數萬人據
有州郡朝廷不能制范宗尹言于帝曰羣盜皆烏合
之衆急之則併死力以拒官軍莫若耕地以處之盜
有所歸則可以漸制帝善之乃以翟興等並爲鎮撫
使分地畀焉翟興河南府孟汝唐州趙立楚泗州連
水軍劉位滁濠州趙霖和州無爲軍李成舒蘄州吳
翊光黃州李彥先海州淮陽軍薛慶高郵天長軍未
幾又授陳規德安府復州漢陽軍解潛荆南府歸陝
州荆門公安軍程昌寓鼎澧州陳求道襄陽府鄧隨

郢州范之才金均房州馮長寧順昌府蔡州軍翟興
聽便宜從事俾立顯功許以世襲然李成薛慶輩起
于羣盜翟興劉位土豪李彥先等皆潰將旣無統屬
有急又不遣援故諸鎮鮮能自守未幾求道與劉忠
戰敗沒又命孔彥舟爲辰沅靖州郭仲威爲真楊鎮
撫使 戊辰命江浙州縣祭戰死兵民 金撻懶圍
楚州急趙立命撤廢屋城下然火池壯士持長矛以
待金人登城鉤取投火中金人選死士突入又搏殺
之乃稍引退至是兀朮將北歸以輜重假道于楚立
斬其使兀朮怒乃設南北兩屯絕楚餉道 六月癸

賈貶周望連州安置侍御史沈與求論之也甲戌罷
御營司以范宗尹兼知樞密院事戊寅滁濠鎮撫使
劉位爲盜所殺甲申岳飛破戚方于廣德張浚罷
其都統制曲端浚雖重用端然以人言浸潤不能無
疑乃使張彬詣渭州察之彬至謂端曰今兵合財備
婁宿以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端曰彼
將士精銳且因糧于我我今反爲客未可勝也若按
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穫彼不得耕穫必取糧
河東則我爲主矣如此浙二年彼必困敝乃可圖也
萬一輕舉後憂方大彬還白浚浚不以爲然及兀朮

留江淮浚議出師撓之端曰平原廣野敵便於衝突
而我軍未嘗習水戰金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宜訓
兵秣馬保疆而已後十年乃可浚積前疑遂以彭原
之敗罷端兵柄再貶海州團練副使萬安軍安置
丙戌戚方降于張俊 秋七月戊申張浚獻黃金萬
兩助軍用 乙卯金人將立劉豫徙二帝于韓州之
五國城去上京東北千里洪皓自雲中密遣人奏書
以桃黎粟麵等獻二帝始知康王即皇帝位 以呂
頤浩爲建康大帥 庚申以岳飛爲通泰州鎮撫使
諸將討戚方岳飛與戰數十合皆捷方遂降于張俊

俊還盛言飛可用乃有是命飛辭乞淮東一重難任
使收復本路州郡乘機漸進使山東河北河東京畿
等路次第而復不聽金兀朮引兵趨陝西時張浚
以金兵萃淮上懼其復擾東南謀牽制之欲出兵分
道由同州鄜延以擣其虛兀朮聞之遂自六合引兵
趨陝西金主亦以婁宿專攻陝西所下城邑旋復拒
守因其請益兵命訛里朶往監其軍張浚遣兵復
陝西軍州趙哲復鄜州吳玠復永興軍其餘州縣多
迎降辛酉建州民范汝爲作亂時方艱食民從之
者甚衆州遣兵出戰爲所敗賊勢滋盛統制李捧捕

之軍大潰而遁詔福建安撫使程邁會兵進討時汝
爲已破建陽乃移命神武副軍統制辛企宗討之
八月辛未朔以謝克家參知政事 庚辰隆祐太后
至越州 承州鎮撫使薛慶與金人戰于揚州敗死
癸未盧益罷 以桑仲爲襄鄧隨郢鎮撫使范宗尹
念鄉國被禍請赦仲罪而授以官從之 九月甲辰
太上皇后鄭氏崩于五國城 戊申金立劉豫爲齊
帝初金主聞帝如東南遣粘沒喝南伐諭之曰俟宋
平當援立藩輔如張邦昌者及兀朮北還衆議折可
求劉豫皆可立豫以重寶賂撻懶請立已撻懶許之

乃言于粘沒喝未之許高慶裔說之曰吾家舉兵只
欲取兩河故汴京既得則立張邦昌今河南州郡官
制不易者豈非欲循邦昌故事邪元帥盍不早建議
而使恩歸他人也粘沒喝從之乃遣使即豫所部咨
寧民所宜立者衆未及對豫鄉人張浹請立豫議遂
定撻懶以聞於是金乃遣慶裔及知制誥韓昉備璽
綬寶冊立豫爲大齊皇帝世循子禮奉金正朔置丞
相以下豫即位都大名府以張孝純爲丞相李孝揚
爲左丞張東爲右丞鄭億年爲工部侍郎李儔爲監
察御史王瓊爲汴京留守子麟爲提領諸路兵馬兼

知濟南府第益爲北京留守冊其母翟氏爲皇太后
妾錢氏爲皇后改明年爲阜昌元年朝廷之凡爲仕
於豫而其家屬在東南者悉厚加撫卹 金人迫朱
弁仕劉豫且誅之曰此南歸之漸弁曰豫乃國賊吾
嘗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臣之吾有死耳金人怒絕
其餼遺以困之弁固拒驛門忍饑待盡誓不爲屈金
人亦感動致禮如初又之復欲易其官弁曰自古兵
交使在其間言可從從之不可從則囚之殺之何必
易其官吾官受之本朝有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
也 劉豫命僞帥趙斌以禮聘尹焞焞不從以兵恐

之焯遂自商州奔蜀至閬得程頤易傳十卦於其門
人呂稽中又得全本於其婿邢純拜而受之 光黃
鎮撫使吳翊棄城走以李成兼領光黃 丙辰金人
攻楚州鎮撫使趙立遣人告急趙鼎欲遣張俊救之
俊辭不行乃命劉光世督淮南諸鎮救楚海州李彥
先首以兵至淮河扼不得進揚州郭仲威按兵天長
陰懷顧望光世將王德鬻瓊多不用命惟岳飛僅能
爲援而衆寡不敵帝覽立奏以書趣光世會者五光
世迄不行金人知外援絕進攻東城立登磴道以觀
飛礮中其首左右馳救之立曰我終不能爲國殄賊

惜死趙立

矣言訖而絕金人疑立詐死不敢動越旬餘城始陷
立徐州張益村人以敢勇隸兵籍爲人木強不知書
忠義出天性善騎射不喜聲色財利仇視金人所俘
磔以示衆未嘗獻馘也事聞贈奉國節度使謚忠烈
癸亥張浚聞兀朮將至檄召熙河劉錫秦鳳孫偓
涇原劉琦環慶趙哲四經畧及吳玠之兵合四十萬
人馬七萬匹以錫爲統帥迎敵決戰王彥諫曰陝西
兵將上下之情未通若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
利園興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路之兵來援萬
一不捷未大失也浚不從劉子羽亦力言未可浚曰

吾寧不知此顧東南事方急不得不爲是耳吳玠郭
浩皆曰敵鋒方銳宜各守要害須其弊而乘之亦不
從遂行次于富平縣劉錫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
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
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
用他徙已而婁宿引兵驟至輿柴囊土籍淖平行進
薄諸營錫等與之力戰劉錡身率將士薄敵陣殺獲
頗多勝負未分而敵鐵騎直擊趙哲軍他將不及援
哲因離所部其將校望見塵起遂驚遁諸將皆潰敵
乘勝而進關陝大震浚時駐邠州督戰旣敗退保秦

後罪可勝言哉

州召趙哲斬之而安置劉錫于合州令諸將各還本
路上書待罪帝手詔慰勉之自是關陝不可復論者
咎浚之輕師失律淮揚鎮撫使李彥先引兵救楚
州不及敗死冬十月辛未秦檜自金歸初檜從二
帝至燕金主以檜賜撻懶爲其任用撻懶信之及南
侵以爲叅謀軍事又以爲隨軍轉運使撻懶攻楚州
檜與妻王氏自軍中趨漣水軍自言殺金人監已者
奪舟而來欲赴行在遂航海至越州帝命先見宰執
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朝士多
疑其與何臬孫傳等同被拘執而檜獨還又自燕至

楚二千八百里，踰河越海，豈無譏訶之者？安得殺監而南，就令從軍撻懶，金人縱之，必質妻屬，安得與王氏偕？惟范宗尹及李回二人，素與檜善，盡破羣疑，力薦其忠。檜入對，首奏所草與撻懶求和書，帝謂輔臣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既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先是朝廷雖數遣使于金，但且守且和，而專意與敵解仇，息兵則自檜始。」丁亥，以李回同知樞密院事。乙未，岳飛破金人于承州。淮寧鎮撫使馮長寧叛，以城附劉豫。江東賊張瑛犯建康府，虔州賊李敦仁及弟世雄破石城縣。鍾相王善餘

快論

黨楊華祝友復作亂。十一月甲辰，趙鼎罷。上欲以副都統辛企宗爲節度使，鼎言：「企宗非軍功，持不下。」帝不樂，遂罷鼎。提舉洞霄宮欲申企宗前命，謝克家曰：「如此，是使鼎得名，企宗得利，而陛下獨負謗于天下後世也。」丙午，岳飛棄秦州，渡江。先是，飛戰于承州，三戰三捷，殺高太保、俘酋長七十餘人。劉光世等皆不敢前，飛師孤力寡，以致楚州爲金所陷。詔飛還守通秦，有旨可守即守，如不可，但於沙洲保護百姓，伺便掩擊。飛以秦州無險可恃，退保柴墟，渡百姓于沙上。丁未，金人犯秦州，飛退保江陰沙上，以秦檜

爲禮部尚書富直柔僉書樞密院事 戊申金人陷涇原經畧使劉錡退屯瓦亭金人遂取渭州鎮戎軍環慶叛將慕有復引金兵陷環慶 壬子日南至帝率百官遙拜二帝自渡江至是始有此禮其後正旦亦然 丁巳以王彥爲金均房州鎮撫使時所在盜起加以饑饉無所資食惟蜀富饒巨盜往往窺覬桑仲旣陷均房遂乘勢直搗金州白土關衆號三十萬仲彥舊部曲也以申牘請於彥曰仲於公無敢犯願假道入蜀就食耳彥遣統領閔立爲先鋒擊之賊銳甚立戰死將士失色或請避之彥叱曰樞相張公方

有事關陝若仲越金而至梁洋則腹背受敵大事去矣敢言避者斬即勒兵趨長沙平阻水據山設伏以待仲見官軍少蟻附搏戰彥執幟一麾士殊死鬪仲敗走彥休士進擊追奔至白磧遂復房州張浚聞金人入德順軍乃退保興州時輜重焚棄將士散亡惟親兵千餘自隨人情大沮或請徙治夔州參軍事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義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爾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假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宣司

當時煮關陝之任付劉子羽
必有可現

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
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隘險堅壁固壘
觀釁而動庶幾可以補前愆耳浚然其言而諸叅佐
無敢行者子羽請即奉命乃單騎至秦州召諸亡將
時諸將不知宣司所在及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
凡千餘萬人軍勢復振子羽因請遣吳玠聚兵阨險
于鳳翔大散關東之和尚原以斷敵來路關師古等
聚熙河兵于岷州大潭孫儒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
兵于階成鳳三州以固濁口金人知有備遂引去
十二月壬辰金人掠熙河副總管劉惟輔擊敗之殺

五千餘人已而復至惟輔顧熙河尚有積粟恐金人因之以守急出焚之爲金人所執粹以去惟輔曰死大斬即斬吾頭豈汝粹也顧坐上客曰國家不負汝一旦遽降敵邪即閉口不言而死所部亦多不屈被殺惟輔涇州人贈昭化軍節度使立廟成州號忠烈是月定差役法初帝在河朔親見閭閻之苦嘗嘆知縣不得其人一充役次即至破家及即位深知講議乃爲定法以二十五家爲一保一大保爲一都內選才力高富者二人充都保主一都盜賊煙火之事其次有保長若品官則一品限田五十頃至九品五

頃免差子孫蔭盡則同編戶太學生及得解經省試者許募人充役軍丁女戶及孤弱悉免金密諭諸路令同日大索兩河之民及拘行旅于道凡三日而罷客戶並籍入官刺其耳爲官字鎖之雲中及散養民間立價鬻之或驅之於韃靼諸國以易馬蓋旣立僞齊以舊河爲界恐陷虜者逃歸豫地故爾樂壽縣得客戶六十八人誤作六百八人以報粘沒喝必責其數縣官執窮民以足之被掠歸雲中者不令出城無以自活士大夫徃徃乞食于途粘沒喝見其多恐或生事聚三千餘人坑之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四

浙江圖書館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五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六十五 辛亥一年

高宗六

紹興元年

金天會九年

春正月己亥朔帝在越州帥百官

遥拜二帝不受朝賀下詔改元釋流以下罪復賢良

方正直言極諫科汪藻上疏曰臣竊惟人君當承平

之時中原無犬吠之警人臣以未見未然之事自下

廟上甘心蹈鈇鉞之誅義士猶不以爲難今國家之

危如坐燒屋之下漏船之中陛下宵旰憂勤未知所

以拯救之術而求言於臣等儻猶狃習故態用猥并
之辭取塞詔旨而已豈臣等事君之義而陛下所以
望臣等之意哉况陛下詔臣等以當今保民弭盜遏
寇生財之要而卒曰當虛已而力行之此正臣等倦
倦効忠於陛下之時也臣昨扈蹕温州嘗蒙陛下賜
以條對臣以爲方今所急者唯馭將一事更無他說
譬禦饑者當用食捨食之外皆非所急也已疾者當
用醫捨醫之外皆非所急也陛下不以臣爲愚雖不
施行然頗加採納臣今日區區之愚猶守前見敢再
爲陛下陳之古之進說者曰人君恭儉愛人清心省

事建立法度制禮作樂豈非甚盛之舉而至美之談
歟是數者固人君不可須臾而忘然今日用此未足
以解紛何則虜騎充斥於中原羣盜跳梁於諸路陛
下專於恭儉愛人清心省事而已爲足以卻之乎建
立法度制禮作樂而已爲足以卻之乎是必陛下能
使諸將諸將能使士卒爲足以卻之而陛下諸將爵
祿已極家貲已盈習成悍驕無復鬪志一方有警輒
狐疑相仗無一人奮然爲國請行者或敦迫不得已
而行則邀例外之賞肆無名之求上不恤國下不恤
民使朝廷爲之黽勉曲從不啻如奉驕子是豈爲國

家平禍亂立功名之人哉臣於此有馭將之說三焉
惟陛下留神省察一曰示之以法二曰運之以權三
曰別之以分何謂示之以法古者人君之於將帥未
嘗一日廢賞亦未嘗一日廢刑如冬夏寒暑然相須
而成豈有獨恩無威漫然略不繩治如今日之甚者
哉議者謂承平之時朝廷尊榮操縱在我故武夫提
兵者可予可奪可生可殺今溥天搶攘國難未已方
藉此曹爲腹心孜孜拊循猶懼不濟柰何欲拂其心
將誰肯前死且今諸將悍驕已成雖朝廷有法果能
一一治之乎此言是也然臣所謂治之以法者豈欲

明主自親其文哉古者人君以恩結人必有人臣爲
朝廷任其責者肅宗在靈武廣平王以兵二十萬復
長安其權可謂重矣先驅不肅顏真卿劾之王爲之
不敢當闕而乘李祐夜入蔡州縛吳元濟其功可謂
大矣違詔進馬溫造劾之祐曰今日膽落於溫御史
夫先驅不肅違詔進馬於軍政未有害也而二臣且
不貸如此蓋小過不貸則惡之大者知朝廷有人不
復敢萌於胷中矣今諸將雖驕然臣得之傳聞亦尚
知畏朝廷之法而陛下羣臣方平居時聚談切齒無
不以諸將負國爲言及進言陛下不過掎摭目前爲

道責進身之資而已。至此事則未嘗有一言及之者。豈以爲細故而不足言也哉。揣陛下非所樂聞而不以告耳。殊不知陛下專於用恩。恩過而驕。有司時一警焉。是使陛下結其心者愈固而愈深也。何不樂聞之。有哉。何謂運之以權。臣聞馭將如馭馬。必馭者之力足以勝馬。然後周旋曲折。唯我之聽。不然竊銜詭轡。毀首碎胷。雖跬步之間。不能使之前矣。高祖之諸將。其梟雄而難制者。莫如韓信。方其圍於滎陽。漢固危甚。人人懷去就之心。高祖一旦入其軍中。自稱使者。即以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蓋不知也。

及信下魏代輒收其精兵以距楚旣項羽死垓下則
又盡奪其軍徙爲楚王以信之材而周旋曲折惟高
祖之聽者豈不以其智足以勝之故邪故信嘗曰陛
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是信自知其材惟高祖足以
制已故甘心俛首爲之用而不辭也大抵人君之於
將帥必有得其要領而使之心畏誠服者謂解衣推
食便足以得其驩心者果非也唐憲宗時劉闢叛蜀
宰相杜黃裳度惟高崇文足以破之而崇文素憚劉
濰使人謂曰公不奮命者當以濰代崇文懼盡力縛
賊以獻是以濰代崇文者黃裳得其要領也高祖之

用韓信其術豈亦出此哉。今陛下諸將倉卒之時可奪其印符而易置其部曲乎。於戰勝之時可收其精兵而用以自衛乎。於立大功之時可奪其全軍而使之歸鎮乎。臣有以知陛下不能矣。幸今諸將皆齷齪常才。固不足深忌。萬一有如韓信者。不知陛下何以待之。如此則平居之時亦當深察其好惡。如以劉濞代崇文之術。不可不知也。何謂別之以分。漢高祖謂功臣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如蕭何則發蹤指示者也。蓋古者用兵。謀臣坐於帷幄之中。以出

籌策而將帥則聽命於前爲之役使此命之所以一
而功之所以成也高祖所與謀者蕭何張良陳平而
已黥彭之徒不得而與也唐太宗所與謀者房喬杜
如晦而已英衛之徒不得而與也今謀臣之任宰相
執政而已陛下以爲謀之不臧歟慎擇而易之可也
獨不可使武夫叅預其間竊觀陛下對大臣不過數
刻而諸將皆得出入禁中是大臣見陛下有時而諸
將無時也臣非不知艱難之時陛下欲得其心姑與
之無間然此曹何所知識不能上補聰明不過入則
希求恩澤出則憑藉權勢而已比道路流傳遂以爲

陸下進退人材諸將或與焉以陛下英睿擇善而從
顧於此曹何有然致人言如此恐必有可疑之迹不
可不慎也又廟堂者具瞻之地大臣爲天子建立政
事以號令四方者也今諸將率驟謁徑前便衣密坐
視大臣如僚友百端營求期於必得而後已朝廷豈
不懼卑哉祖宗時武臣莫尊三衙見大臣必執挺趨
庭肅揖而退非文具也以爲等威不如是之嚴不足
以相制以今觀之一何陵夷之甚邪兼國家出師遣
將詔侍從集議者所以慎之重之博衆人之見也而
諸將必在焉夫諸將者聽命於朝廷而爲之使者也

乃使之從容預謀彼既各售其說則利於公而不利於私者必不肯以爲可行便於已而不便於國者必不肯以爲可罷欲責其冒鋒鏑趨死地難矣臣愚以自今諸將當律以朝廷之儀每有奏陳必使之如有司之式毋數燕見其至政事堂亦有祖宗故事且毋使叅議論之餘庶名分不至混淆而可以責其功效是三說者果行足以駕馭諸將矣何憂乎保民何艱乎弭盜何患乎遏寇哉若夫國財之生則臣願陛下毋以生財爲言也自五六十年來士大夫喜操生財之說民窮至骨矣今四方莽爲盜區國家所有不過

數路數十州而已。所謂生者必生之於此數十州之
民古者以暴賦橫斂爲非。尚有賦斂之名也。今則直
奪而已耳。古者以取大半之賦爲非。尚有半也。今則
直盡而已耳。南畝之民寒耕暑耘。黎面塗足。終歲勞
苦而不厭糟糠者。陛下不得而見也。胥吏坐門朝暮
不得休息。愁歎之聲日與死比者。陛下不得而聞也。
貼妻賣子。至無地可容其身者。陛下不得而知也。尚
何以生財爲哉。惟有痛加裁損。庶幾乎其可耳。外之
可以裁損者。軍中之。月請朝廷不得已而取民之財。
當一銖一縷一粒以養戰士。今一軍之中非戰士者。

率三居其二有詭名而請者一人而挾數人之名是
也有以使臣之名而請者一使臣之俸實兼十人戰
士之費而行伍中使臣太半是養兵十萬而止獲萬
兵之用也有借補官資而請者異時借補猶須申稟
朝廷謂之真命今則一軍之出四方游手者無不竄
名軍中既得主帥借補便悉支行祿廩與命官一同
無有限極訪聞岳飛軍中如此類者幾數百人州縣
懼於憑陵莫敢訶詰其盜支之物至不可勝計不惟
是而已自軍興以來州縣貪殘之吏惟患盜賊之不
來一聞入境置軍期司率斂民財無復稽考恣爲侵

漁與盜無異此而不治雖財賦日生於國家果有秋
毫之益哉何謂禁中汎取臣竊觀國家軍兵之餉百
官之廩乘輿之奉悉在有司而禁中時有須索如戶
部銀絹以萬計禮部度牒以百計者月有進焉以陛
下清心寡慾必無嬪嬙橫給宴游侈費也以陛下恭
勤節儉必無營繕浮耗使令妄予也然人主用財要
須有名使有司與聞用而無名是取民膏血擲而棄
之溝中耳至於度牒則國家以虛名而權天下之實
利陛下用之以重則重陛下用之以輕則輕免一時
培歛之瘡痍而實濟軍興之用誠非小補幸毋以爲

方寸之紙捐以予人而不以惜也若內外並加裁損
大農之計雖未至有餘其視不知節用而專務生財
者有間矣陛下所以詔臣者臣固已畢陳於前矣而
臣有私憂過計者敢復言之臣聞坤之初六曰履霜
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
也蓋患之不可不豫防者如此自古以兵權屬人久
而未有不爲患者豈不以予之至易收之至難不蚤
圖之後悔無及邪晉以六卿帥師而卒於分晉者六
卿也魯以三家帥師而卒於弱魯者三家也漢自元
成兵在外戚而漢由是以亡唐自中葉兵在神策而

唐由是以亂古今一同此必然之理國家以三衙管
軍而一兵之出必待樞密院之符祖宗於茲蓋有深
意今諸將之驕密院已不得而制矣臣恐寇平之後
方有勞聖慮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
在蕭牆之內也臣嘗觀自古偏方霸國提兵者未嘗
乏人豈以國家四海之大雖曰多故而將帥之材遂
至寥寥如此哉意偏裨之中必有英豪特爲二三大
將抑之而不得伸耳臣以爲及今之時當用漢建諸
侯之法衆建之而少其力精擇偏裨十餘人人裁付
兵數千直隸御前而不隸諸將合爲數萬以漸銷諸

將之權此萬世計也 時孔彥舟據武陵張用據襄
漢李成據江淮湖湘十餘郡連兵數萬有席卷東南
之意多造符讖幻惑中外又圍江州朝廷患之以張
俊爲招討使岳飛副之 以李光爲吏部侍郎光奏
疏極論朋黨之害議論之臣各懷顧避莫肯以持危
持顛爲已任駐蹕會稽首尾三載自去秋迄今敵人
無復南渡之意淮甸咫尺不經營長江千里不爲
限制惴惴焉日爲乘桴浮海之計晉元帝區區草創
猶能立宗社修宮闕保江浙劉琨祖逖與逆胡拒戰
於并冀兗豫同雍諸州未嘗陷沒也石季龍重兵已

至歷陽命王導都督中外諸軍以禦之未聞專主避
狄如今日也陛下駐蹕會稽江浙爲根本之地使進
足以戰退足以守者莫如建康建康至姑熟一百八
十里其隘可守者有六曰江寧鎮曰礪砂夾曰采石
曰大信其上則有蕪湖繁昌皆與淮南對境其餘皆
蘆篠之場或碇岸水勢湍悍難施舟楫莫若預於諸
隘屯兵積粟命將士各管地分調發旁近鄉兵協力
守禦乞明詔大臣參酌施行 李成馬進陷江州未
幾復陷筠州 辛亥謝克家罷 二月己卯日中有
黑子四日乃没 辛巳以秦檜叅知政事 三月張俊

聞李成將馬進在筠州以豫章介江筠之間遂急趨之既入城喜曰我已得洪破賊決矣及進犯洪州連營西山俊歛兵若無人者居月餘進以大書牒索戰俊以細書狀報之進以俊爲怯岳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因請自爲先鋒俊大喜乃令楊沂中絕生米渡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東城進出城布陣飛設伏以紅羅爲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進大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

萬人俊與沂中復前後夾擊賊大潰進以餘卒奔南
康飛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斬其將趙萬成聞進敗自
引兵十餘萬來飛遇成於樓子莊大破之追斬進遂
復筠州成復以十萬衆與俊夾河而營沂中夜嚙枚
渡河與俊夾攻成又大敗俊乘勝追至江州成勢迫
絕江而去走蘄州降于僞齊已而興國軍等處羣盜
皆遁金兀朮陷鞏洮河樂蘭廓積石西寧州自是
涇原熙河二路皆爲金有武功大夫張榮擊敗金
兵于興化榮本梁山濼漁人聚舟數百以劫掠金人
杜充時嘗借補武功大夫金人南侵攻之不克及金

兵退榮襲據通州聯舟入興化縮頭湖作水寨以守
金撻懶在泰州謀再渡江欲先破榮寨榮率舟師與
之遇見金戰艦不多餘皆小舟時水退隔泥淖不能
前乃舍舟登岸大呼而擊之金人不得騁舟中自亂
溺水及陷泥淖者不可勝計俘馘五千餘人撻懶收
餘衆奔還楚州退屯宿遷尋北去榮告捷于朝遂以
榮知泰州金人破福津蹂同谷以迫興州張浚退
保閬州而以張深爲四川制置使與劉子羽趨益昌
王庶爲利夔制置使節制陝西諸路知興元府夏
四月庚辰隆祐皇太后孟氏崩年五十九翰林學士

汪藻上謚議曰臣聞承天者地也所以函六氣而熙
歲功配陽者陰也所以分四時而成物化儷宸極者
后也所以奉宗祏而隆化基故古之母儀天下者生
也薦之尊名終而述其大行三代尚矣靡得而詳在
漢則明德和嘉著稱於前在唐則文德懿安垂紀于
後皆所以揭椒塗之範炳彤箚之輝巍巍乎與帝德
並隆不可貶已洪惟大行隆祐皇太后躬聖善之德
茂柔明之資粵自先正魏王有功仁祖之世王室所
賴旂常紀之其澤深慶絲用集我大母基迹元祐嬪
于泰陵逮事宣仁欽聖兩宮稟二南之規兼四教之

善正位宮掖三十餘年含弘光大而體坤道之常進
退存亡而得聖人之正及靖康初載天割我家二帝
出郊中原無統列辟相視莫知所圖我大母起於危
疑之中自任以天下之重手援大寶授之聖明當方
隅傾側之時序璇歷纂承之次雖文母以十亂興周
不是過也已而六飛南渡按蹕武林元兇闕朝究自
內作天下之勢甚於綴旒我大母投袂而履禍機立
談而銷逆稜坐使天地復正三辰復明四方元元悉
免塗炭雖媧皇以鍊石補天不是過也旣勲猷崇極
如此而乃抑華敦儉率禮蹈和塞私謁之塗裁外家

之寵清淨謙冲而以道爲本沉潜剛克而與神爲謀
擁佑聖躬殫誠盡愛煌煌乎度越麟趾思齊之上矣
方期清我甸服駕旋舊京虔奉翟車謁款宗廟極四
海之養即東朝之安而昊天不辰禍結慈極郊蠶告
畢方開盛夏之祥隙駟難留遽掩長秋之御茲天子
追慕悼心失圖歎厚載之中傾痛仙游之不返雖遂
服不可勉從朞歲之喪而興哀之時每過舉音之節
由是命有司考易名之典懋飾終之儀告於神明節
以四惠庶幾有以彰淑則而暢徽音謹按謚法明德
有功曰昭視民如子曰慈聰明睿智曰獻安民有功

曰烈若乃兩值時變當陽御簾基圖旣安即復明辟
澤及萬世與天無窮非明德之功邪寢興焦勞言動
懇惻冒風濤兵革之險濟宇宙生靈之艱非視民如
子邪察興替之端知變通之利親庶政以任溥天之
責奉真人以膺神器之歸非聰明睿智邪中微之緒
而我振之大亂之原而我室之從容房帷密幹鴻造
非安民有功邪嗚呼道之大者理謝形容名之尊者
言絕稱謂故古者賤不誅貴幼不誅長而皇后之謚
則請之於廟示雖天子必有尊也况我大母盛德元
功夙無前比豈承學之臣所能議擬意者必受成于

宗廟爲足以對在天之靈大行隆祐皇太后謚議宜
以祖宗之命錫之曰昭慈獻烈從之 金聞耶律大
石在和州之域恐與夏人合遣使索之夏國報以境
土不相接亦不知大石所往粘沒喝以耶律余覩遼
之近族必知其巢穴以番漢及女真軍萬人付余覩
使攻大石于漠北曷董城臨行質其妻子仍起燕雲
河東夫運餉曷董去雲中三千餘里是行也三路之
夫死者不可勝計 劉光世復楚州 五月癸卯作
大宋中興玉寶 丙午劉光世使都統制王德襲揚
州擒郭仲威送行在斬之時仲威謀據淮南以通劉

豫故也 辛亥水軍統制邵青叛圍太平州劉光世
招降之 張俊引兵渡江追李成至蘄州黃梅縣大
敗之其衆數萬皆潰馬進爲追兵所殺成北走降劉
豫 張用復寇江西岳飛與用俱相人以書諭之曰
吾與汝同里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遂帥衆降
江淮悉平張俊奏飛功第一詔進飛右軍都統制屯
洪州彈壓盜賊 六月壬午詔權攢昭慈獻烈皇后
于越州會稽縣之上皇村俟軍事寧歸葬哲宗園陵
已丑邵青復叛犯江陰之福山遣海州鎮撫使李
進彥中軍統制耿進率舟師會劉光世討之 張浚

以吳玠爲陝西諸路都統制時關隴六路盡陷于金
止餘階成岷鳳洮五郡及鳳翔之和尚原隴州之方
山原而已 粘沒喝旣得陝西地悉與僞齊劉豫置
招受司于宿州誘宋逋逃 秋七月辛丑封太祖後
令話爲安定郡王先是下詔曰太祖創業垂統德被
萬世神宗詔封子孫一人爲安定郡王世世勿絕自
宣和末至今未舉有司其上應襲封人名依故事舉
行至是以德昭玄孫令話爲安定郡王自後襲封不
絕 丙午劉光世遣將喬仲福擊邵青于常熟爲所
敗 撻懶自宿遷北歸 癸亥范宗尹免宗尹有才

智年三十爲相毅然以國事自任然爲政多私屢爲
言者所詆秦檜從而擠之帝亦惡其爲人會侍御史
沈與求奏其曾污僞官且年少爲相恐誤國事遂落
職八月丁卯張浚殺前威武大將軍曲端浚旣敗
于富平乃思端言召之還稍復其官徙閩州將復用
之吳玠憾端因言端再起必不利于公王庶又從而
間之玠復書曲端謀反四字于手以示浚庶又言端
嘗作詩題柱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
謂其指斥乘輿浚乃送端于恭州獄有武臣康隨者
嘗以事忤端端鞭其背隨憾端入骨浚以隨提點夔

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呼天者數聲端有馬名
鐵象日馳四百里至是連呼鐵象可惜者又數聲乃
赴逮既至隨令獄吏繫維之糊其口脅之以火端乾
渴求飲與之酒九竅流血而死陝西士大夫莫不痛
惜之軍士悵恨有叛去者未幾金人再戰于富平浚
師詐張端旗以懼敵金婁室知端已死撫掌笑曰何
給我也於是盡銳力攻浚師復敗自是陝西漸失矣
戊辰張守等上紹興重脩敕令格式 癸酉復以
汪伯彥爲江東安撫大使時黃潛善已死張守復薦
用伯彥侍御史沈與求論劾之詔伯彥復褫新職守

亦引疾辭去。戊寅以李回叅知政事，富直柔同知樞密院事。丁亥以秦檜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范宗尹旣去，檜欲得其位，因揚言曰：「我有二策可聳動天下，或問何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帝聞乃有是命。詔贈程頤直龍圖閣制詞畧曰：「周衰，聖人之道不得其傳。世之學者，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求之？亦孰從而聽之？爾頤潛心大業，高明自得之學，可信不疑，而浮僞之徒自知學問文采不足，表見于世，乃竊借名以自售，外示恬默，中實奔競，使天下之士聞其風而疾之，是重不幸焉。」

朕所以振耀褒顯之者以明上之所與在此而不在
彼也。九月辛亥合祭天地于明堂太祖太宗並配
時初駐會稽而渡江舊樂復皆燬散太常卿蘇遲等
言國朝大禮作樂依儀合於壇殿上設登歌壇殿下
設宮架今親祠登歌樂器尚闕宣和添用籥色未及
頒降州郡無從可以剗製宜權用望祭禮例止設登
歌用樂工四十有七人乃訪舊工以備其數。癸丑
復以呂頤浩為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
事頤浩入對首言先平內寇然後可禦外侮今李成
摧破江淮惟張琪邵青兩寇不久可平惟閩中之寇

不一又孔彥舟據鄂馬友據潭曹成等在湖南江西之間而南雄英韶諸郡賊兵多寡不等然閩寇最急廣盜次之蓋閩去行在不遠二廣不經殘破若非速除爲害不細帝深然之 以汪藻爲龍圖閣學士知湖州藻以顏真卿盡忠唐室嘗守是邦乞表章之詔賜廟忠烈藻又言本朝實錄自艱難以來金匱石室之藏無復存者伏觀列聖自哲宗皇帝而上皆有成書流人間頗有其本朝廷已詔而藏之御府矣若太上皇帝淵聖皇帝及陛下建炎改元至今三十餘年並無日曆乞詔有司纂述未見施行臣竊惟自古無

國無史史未嘗一日無書晉謂之乘楚謂之檇杞魯
謂之春秋以此見無國無史也春秋以事繫日以日
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必四時具謂之編年以此
見史未嘗一日無書也漢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
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唐及本朝宰相皆兼史
官其重如此故書榻前議論之辭則有時政記錄柱
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曆修而
成之謂之實錄所以廣記備言成一代之典也若曠
三十年之久漫無一字之傳將何以示來世乎此其
不可不纂述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春秋曰周

禮盡在魯矣。吾今乃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則
國家守文者不可無史。蕭何入秦先收丞相御史律
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處
民所疾苦以何得秦圖書也。則國家創業者不可無
史。今陛下躬受天命雖名中興實兼創業守文之事
乃一代典章殘缺如此恐於理未安此其不可不纂
述二也。恭惟太上皇帝淵聖皇帝緣奸臣誤朝馴致
遐狩今若無書紀實恐千載之後徒見一朝凌遲之
禍亟不知二聖積累之功深茲事非輕羣臣當任其
責此其不可不纂述三也。自古史官無所不錄况三

十年之間朝廷之施設豪傑之謀謨政事之廢興人材之進退禮文之因革法度之罷行歲事之豐凶羗戎之服叛有本有末有源有流一法弛而不書則一法熄一事略而不載則一事墮且當時羣臣間有在者以爲忠賢邪不著其素行安知其可嘉以爲邪佞邪不條其宿姦安知其可棄苟因散逸遂廢其書豈孔子史闕文之義哉此其不可不纂述四也公羊傳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孔子作春秋於定哀則其事詳於隱莊則其事略聖人猶耳况其他乎中原失平三見閏矣及今耳目所接尚可追求夏

數年間事將堙沒雖有良史莫知所憑况比年風俗
之衰公論不立士大夫取予皆出愛憎因一事爲一
人而著書行世者多矣若不乘時訂正則數世之後
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是非渾殺白赤顛倒小人之說
行而君子受其誣矣可不懼哉此其不可不纂述五
也臣政和中爲著作佐郎修太上皇帝日歷東觀凡
例臣與聞焉今所領州又幸經兵火之餘獨不殘燬
視諸故府案牘具存如御筆手詔賞功罰罪之文尚
班班可攷失今不輯臣實惜之古之有國家者雖在
顛沛中史官不廢况今邊烽稍息羣盜屏除正朝廷

蒐補闕遺之時也。伏望睿慈許臣郡政之餘，將本州所有御筆手詔賞功罰罪文字，截自元符庚辰至建炎已酉三十年間，分年編類，仍量給官錢市紙劄募書工之類繕寫進呈，以備脩日曆官採擇。帝從之。即以命藻史館，既開脩撰，綦崇禮言不必別設外局，值郡人投匭，愬藻敷糴軍食，遂貶秩，停官。起知撫州。御史張致遠又論之。予祠。長星見，詔求直言。冬十月乙丑，李回罷。己巳，邵青聚其黨于崇明沙，將犯江陰。劉光世令王德討之。德執旗麾兵，拔柵以入，青衆大潰。翌日餘黨復索戰，謀言賊將用火牛。德笑曰：此

古法也可一不可再命合軍持滿陣始交萬矢齊發
牛皆返奔賊衆殲焉青自縛請命德獻諸行在餘黨
悉平 庚午以孟庾叅知政事以季陵爲右文殿脩
撰 癸酉金兀朮寇和尚原吳玠及其弟璘大敗之
玠自富平之敗收散卒保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爲
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
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是所以保蜀也玠在原
上鳳翔民感其遺惠相與夜輸芻粟助玠償以銀帛
民益喜輸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殺之且令保
伍連坐民冒禁如故金將沒立自鳳翔烏魯折合自

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北
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金人大敗遁
去沒立方攻箭箬關玠復遣將擊敗之兩軍終不得
合金人自起海角徂於常勝及與玠戰輒敗憤甚謀
必取玠於是兀朮會諸帥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
寶雞結連珠營壘石爲城夾澗與官軍相拒進薄和
尚原玠與弟璘選勁弩命諸將分番迭射號駐隊矢
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
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垵以待之敵至伏發遂大
亂玠因縱兵夜擊大敗之兀朮中二流矢僅以身免

亟剃其鬚髯而遁。初，金人之至也，玠與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絕，人無固志。有謀劫玠之兄弟，比降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勉以忠義，皆感泣願盡死力，故能成功。壬午初，置見錢關子，時命張俊屯婺州，有司請樁辦合用錢，而路不通舟，錢重難致，乃造關子付婺州，召商入中以給軍食。商人執關子于樁，貨務請錢，願得茶鹽香貨鈔引者，聽於是。州縣以關子充糴本，未免抑配，而樁貨務又止，以日輸三分之一償之人，皆嗟怨。己丑，升越州爲紹興府。十一月，戊戌，詔移蹕臨安，以軍興用度不足，詔盡鬻諸

路官田 辛企宗討范汝爲不克其勢益熾乃命孟

庾爲宣撫使韓世忠副之發大軍由温台路入閩汝

爲聞大軍將至亟入據建州 辛丑詔續編太常因

革禮 庚戌富直柔罷 十二月丁丑以岳飛爲神

武副軍都統制部兵屯洪州 盜曹成陷道州成初

陷漢陽鄂州屯攸縣湖東安撫向子諲招之成聽命

子諲遣兵拒衡陽欲圖之而援兵不至成忿子諲扼

已即擁衆而南官軍悉潰成大掠執子諲而去 戊

寅以彗出求直言考功郎魏砮因言治平間彗出東

方英宗問輔臣所以消弭之道韓琦以明賞罰爲對

比年以來賞之所加有未參選而官已升朝者有未經任而輒爲正郎者罰之所加有未到任而例被衝替者有罪犯同而罰有輕重者力言大臣黜陟不公所以致異上識其忠擢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已丑起復吳玠爲鎮西軍節度使金以陝西地畀劉豫於是中原盡屬於豫

浙江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五

浙江圖書館

陸年 陸月 陸日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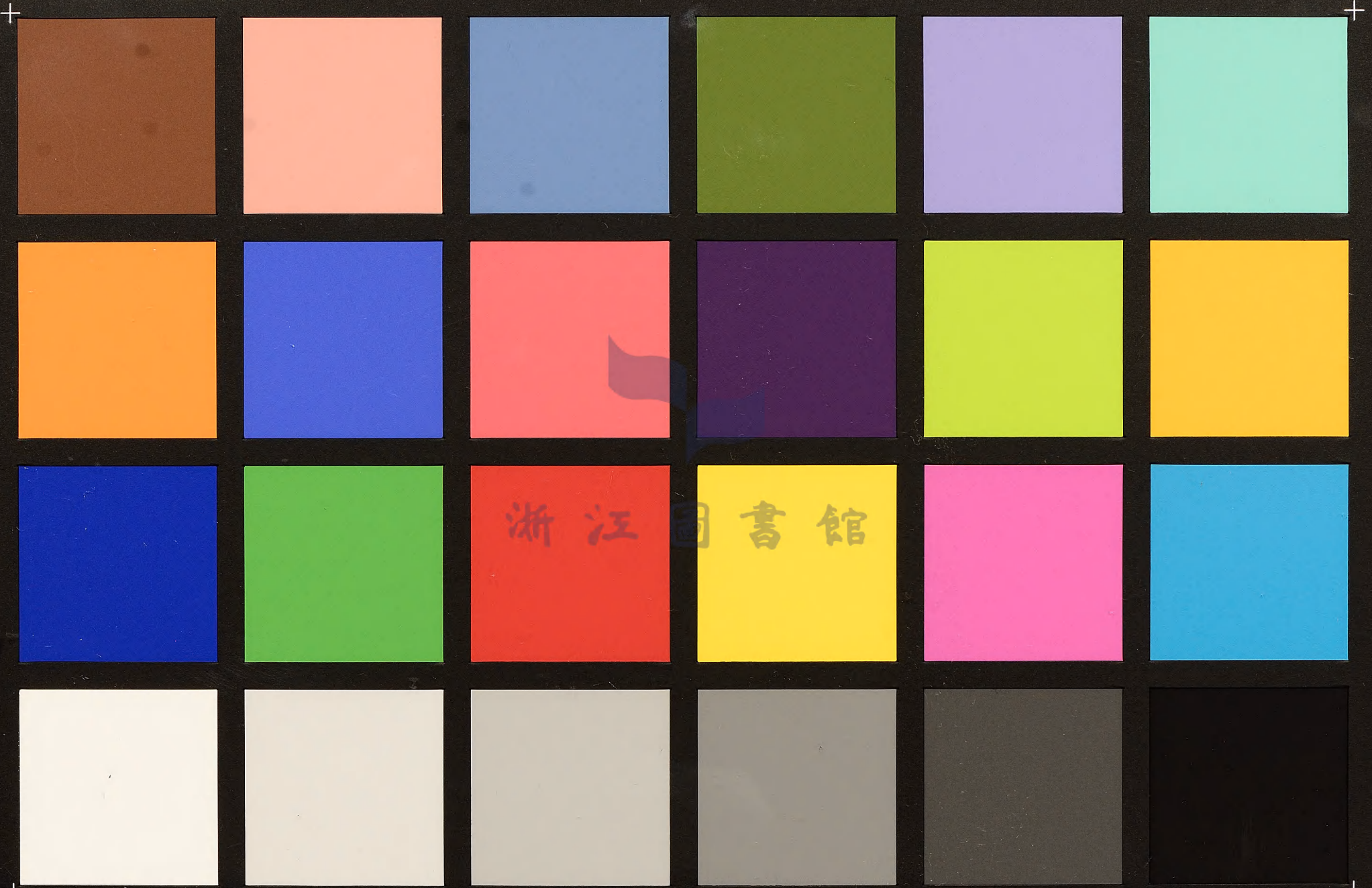
甲 登記號：029990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colorchecker CLASSIC



x-rite



